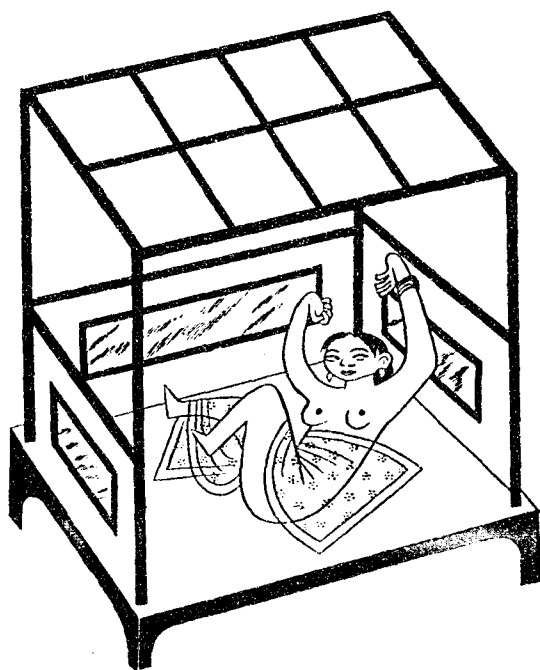


集 一 第



張光宇繪
民間情歌



序

余論詩輒舉記室三系之說，謂千古詩人，無能逾乎此者；然記室首重小雅，以爲國風，惟十九首尙可繼承，餘無足數，而後之作者，舉楚騷之遺，其言絕精妙，雖然小雅固詩人之則，楚辭又烏可厚非，至于國風，誠通乎神明已。顧齊梁以來，得風之義，反在樂府，其在當時半出無名之手，情之所之，本非要名，宜其工且切也。

詞與南北曲亦然，後此微謠誘而風失矣！馮夢龍掛枝山歌之編，華廣生白雪遺音之輯，殆有所見於是歟？惜文詞雖存，無繡像之美，以爲羽翼，昔蕭雲從陳老蓮作楚辭圖，而辭益彰，吾友錫山張光宇今爲此集，足以彌夢龍廣生之憾。且集中情歌，多前人所未及錄，今乃萃乎一編，又孰謂國風之止於十九首耶？

乙亥秋月冀野弟盧前識於柴室

自序

幾年來從生活的掙扎下抽得了一些餘閑，因為我的個性多少有點古怪，也就沒有其他的嗜好；除了一些塗抹之外還喜歡收藏一點「民間藝術」的書本和幾件泥塑木雕的破東西。從別人的眼光看來，藏一點民間藝術算得了什麼，多麼的寒酸相，也配得上說「收藏」嗎？在我却津津有味，認為是一件極好的寄托，我從這裏面看出藝

術的至性在真；裝飾得無可再裝飾便是拙，民間藝術具有這兩個特點，已經不是士大夫藝術的一種裝腔作勢所可比擬的，至於塗脂抹粉者的流品，那更不必論列了。

由於愛好民間藝術更引起我對於民間文學也發生了興趣；尤其是「情歌」，關於情歌本身的研究，已有不少專家判斷過了，他的好處，就是能寫出真情實意，比詩詞來得健美活潑，比新體詩更來得勇敢快

捷，便是馮夢龍所說的：「但有假詩文，却無假山歌」是也。起初我偶然看幾首，覺得歌中的描寫倒有畫意，後來再看看，我心中的畫格外的湧得多了，當然我不是像受到「太上感應篇」那樣的衝動，來發願畫一點因果勸善的宣傳插圖；實在因為歌中所寫男女的私情太真切了，太美麗了。我相信世界唯有真切的情，唯有美麗的景，生命的一線得維繫下去；虛假的鐵鍊常

束住你的心頭，獸性的目光往往從道學眼鏡的邊上透過來。關於這一點，馮夢龍也說過：「山歌爲田夫野豎矢口寄興之所爲，薦紳學士家不道也……今所盛行者，皆私情譜耳，雖然，桑間濮上，國風刺之，尼父錄焉，以是爲情真而不可廢也」。在一連的興奮一連的技癢之下，就開始畫民間情歌，一畫已是數十幅，集攏來到也有一大堆，看看似乎可以訂成一本小冊子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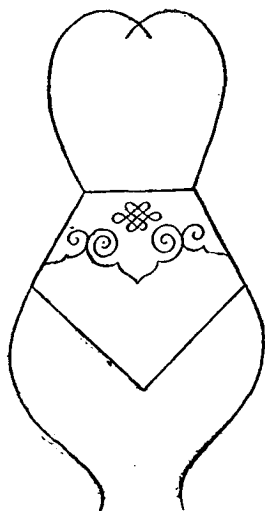
印出來自己覺得還不至有傷大雅，於是乎這本情歌畫集的嘗試總算成功。

至於畫的工拙，在我是無所表白，更無所根據，受的甚麼影響？學的什麼派頭？那我實在無所適從，不過我只覺得畫情歌就這樣畫畫而已。說我是抒情畫，我還是借的人家的胸襟，而非我自己的情。說我這些東西，都是成功之作，那我簡直的不安，簡直的汗顏，我現在正希望在好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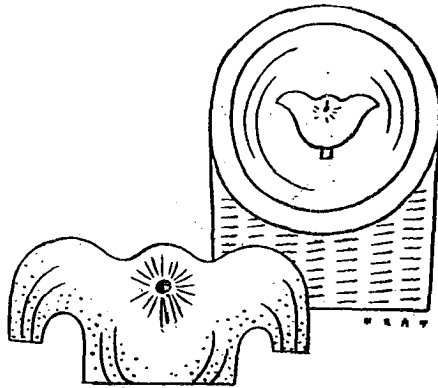
的路上走，這一點東西，不過是我心裏一直想畫而竟畫出來了，而且以後還繼續着揀我心裏要畫的畫，希望看畫的人也揀自己要看的看，不愛看你就丟棄了也罷！

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光字序於上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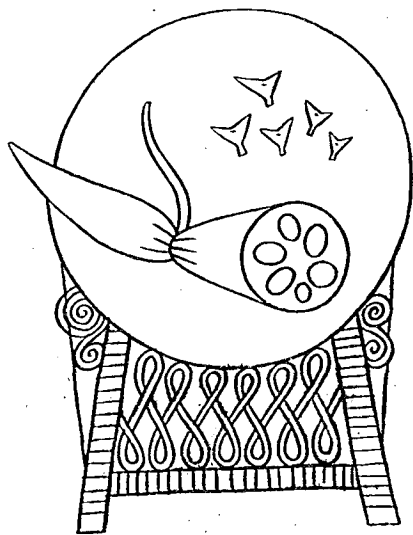
結識私情恩對恩，
做個兜肚送郎君；
上頭兩條勾郎頸，
下頭兩條抱郎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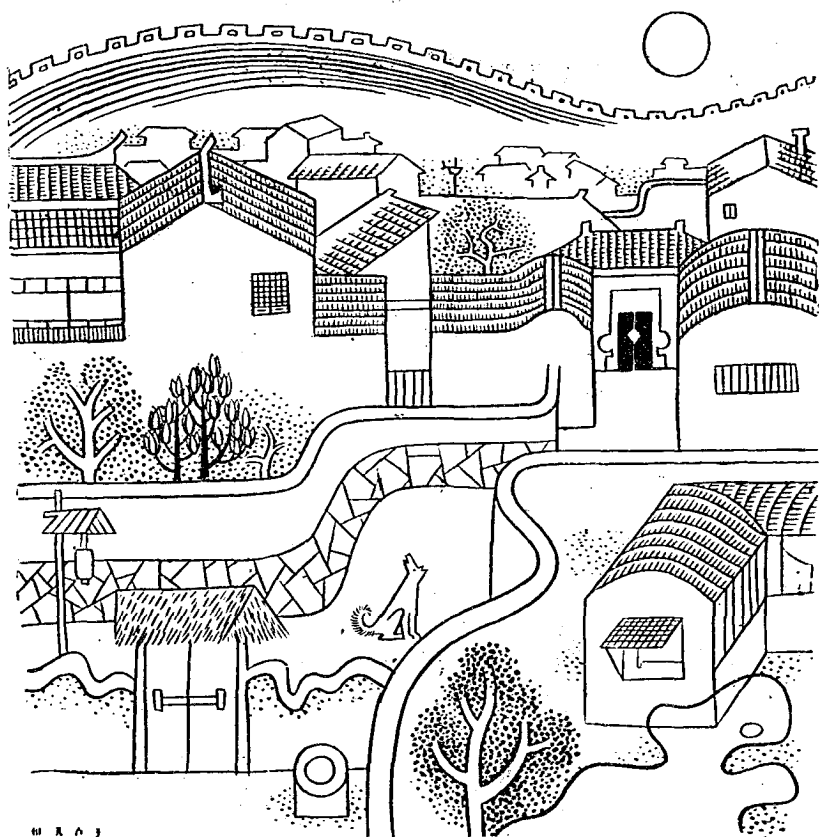
娘女兩個結識一個郎，
今朝郎來啥人當？
清水裏紅菱嫩格甜，
彎角烏菱老格香。



荷花池裏兩鴛鴦，
兩個身材一樣生；
郎吃紅菱姐吃藕，
一邊鬆爽一邊涼。



月子彎彎照九州，幾家歡樂幾家愁？
幾家夫妻共衾眠？幾個飄落在外頭？



約郎約到月上時，等郎等到月坐西；不知
奴處山低月出早？還是郎處山高月上遲？



赤日炎炎似火燒，
田中禾稻半枯焦；
農夫心內如湯煮，
公子王孫把扇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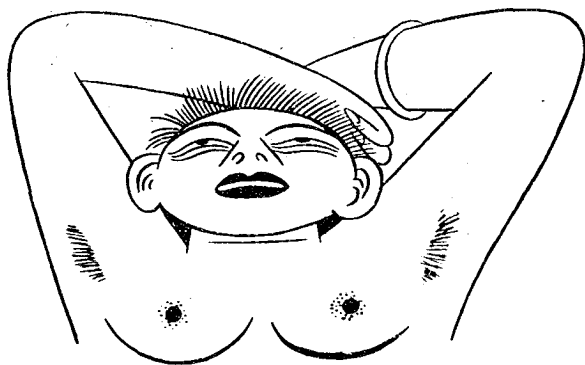
人在外面心在家，
拋棄房中一枝花；
年青子弟江湖老，
不知何日得歸家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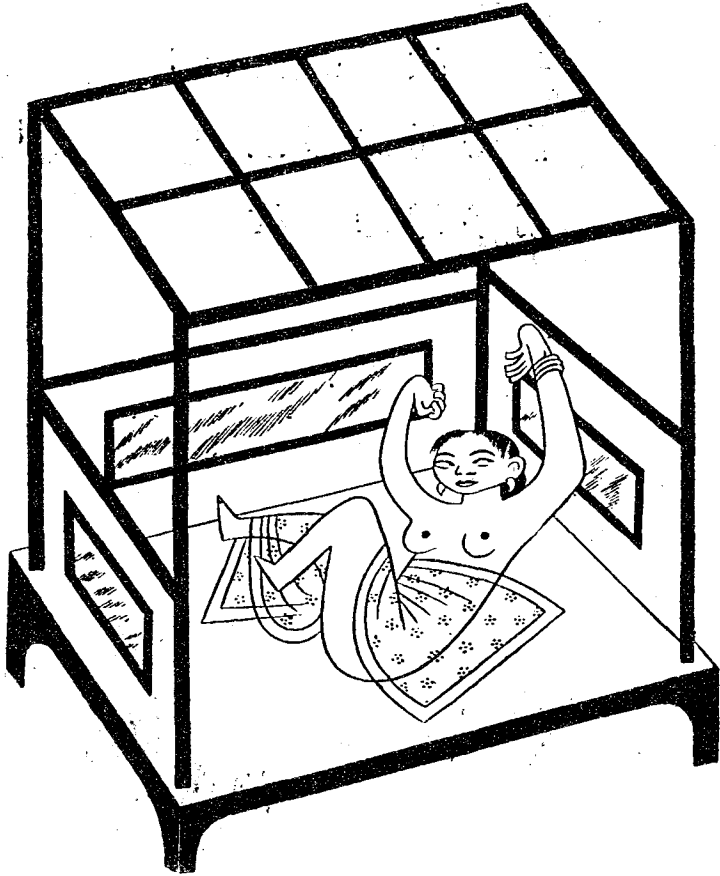


我願變個壓髮針， 我願變對銀耳環，
插上情妹丫髻心； 戴上情妹耳朵根，
朝朝夜夜陪陪你， 我說話來你聽見；
歲歲年年兩不分。 你說話來我先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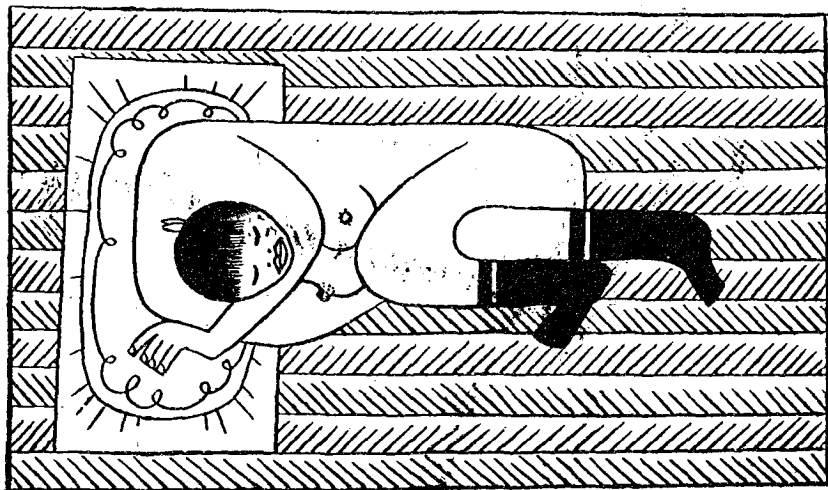


三更三點月照樓，
手掀蚊帳掛金鈎；
情哥問妹那頭睡，
兩手彎彎做枕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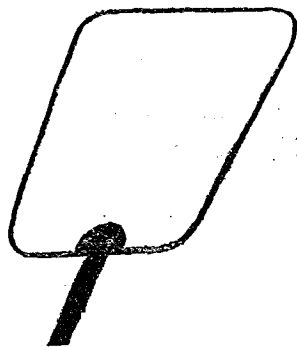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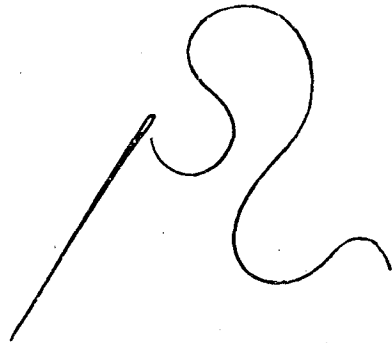
孤單阿姐縮脚眠， 太陽出來高又高，
膝餛頭縮到奶旁邊 姐在牙床伸懶腰；
後來若到夫家去， 伸過懶腰面朝裏，
勿忘今朝苦在前。 一雙小脚把被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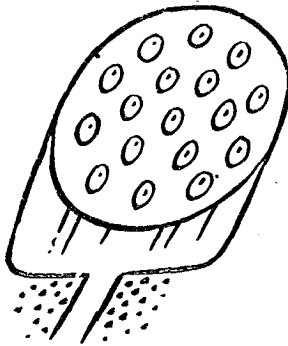
一把扇子兩面紅，
相送姐姐扇蚊蟲；
姐姐莫嫌人事少，
全付相思在扇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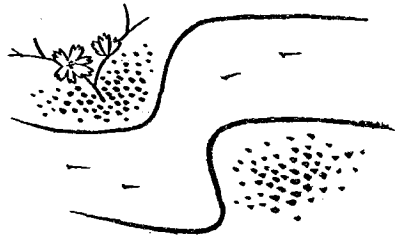
本來針綫總牽連，
如何今日兩無緣；
妹是針兒哥是綫，
針兒須待綫來穿。



手剝蓮蓬心恨郎，
恨郎一去勿還鄉；
蓮蓬剝過餘空殼，
才郎去後剩空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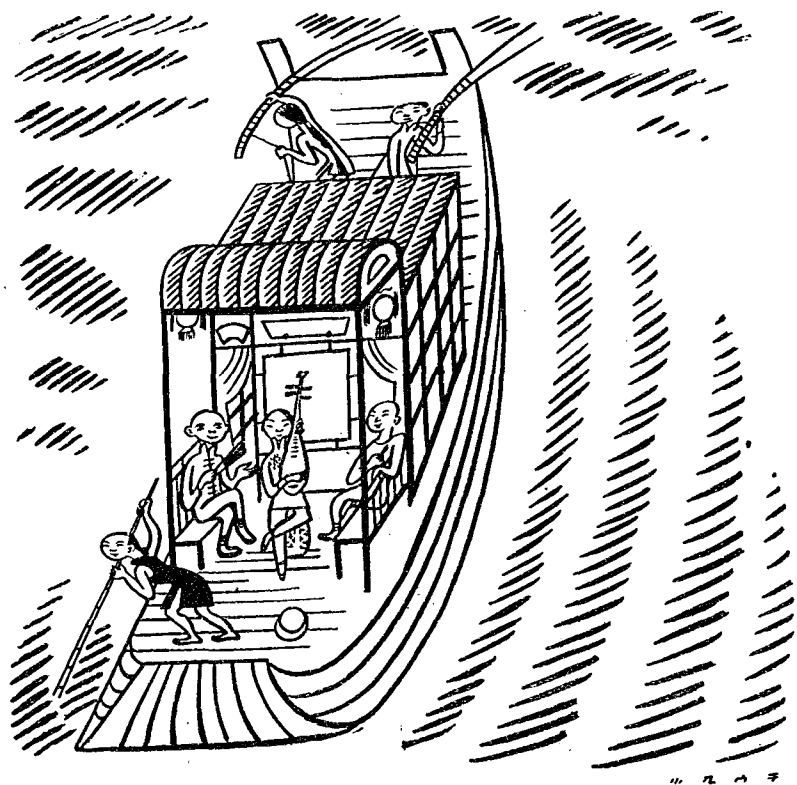
隔港開花紅蓼蓼，
只想採花路弗通；
待等個條路已通，
此花已被別人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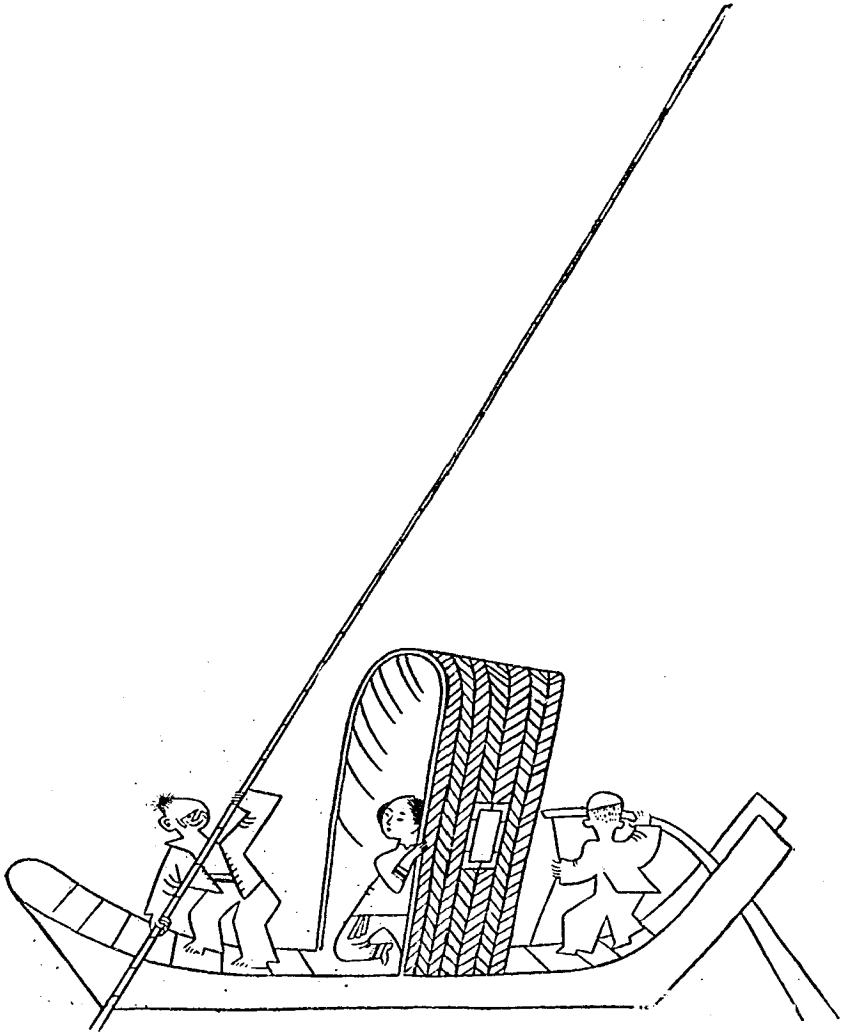


小小鏡子兩邊光，
裏面照見我情郎；
現今送給我哥收，
想起妹妹取出來望



新打大船出大蕩，大蕩河裏好風光；
船要風光雙支櫓，姐要風光結識兩個郎。





韓家二姐白皚皚，回到娘家走一遭，
石板橋頭把船叫，二十五里到江橋，
搖櫓看見二姐到，篙子拿了當櫓搖，
撐船一見二姐到，勿見篙子來船梢，
一搖搖到半路橋，韓家二姐好心焦，
女想娘心線一條，走出艙門岸上瞧，
和尚見了念彌陀，道士見了豁虎跳，
八十公公寧可死，三歲孩兒弗要抱，
皮匠看見二姐到，縫鞋縫上大袴老，
木匠看見二姐到，一斧砍在臂身老，
裁縫看見二姐到，針戳手指自不曉，
廚司看見二姐到，五個指頭切一刀，
燒火看見二姐到，酒壺拿來當茶泡。

油菜花，滿田黃，一個姑娘下河洗衣裳，
撞着一個撐船郎，那個姑娘許配我？
嫁上嫁下也不嫁個撐船郎，上水船拖牛軛，
下水船飄長江，一陣烏風浪浪起，
腳踏船板到天光。



一個姐兒矮矮個，挑擔水桶下大河；
清水不挑挑渾水，平路不走爬上坡，
問聲姐兒想那個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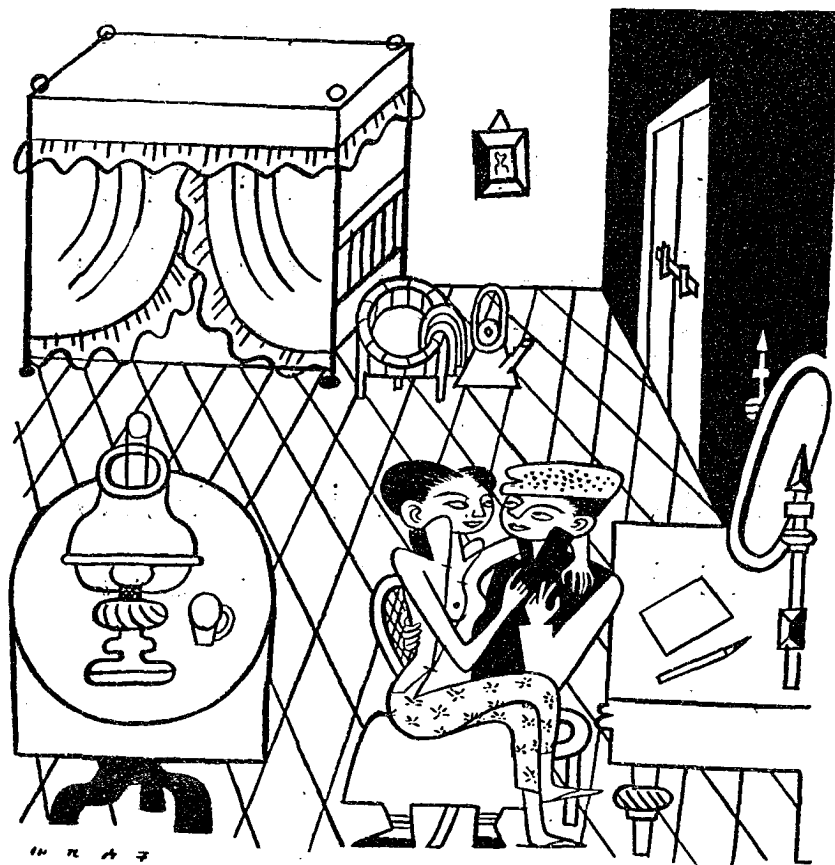


看姐行來看姐行，看見姐姐賣花人，
三天不把花來賣，家裏餓死多少人；
牙齒敲敲一大棒，靠他賣花度日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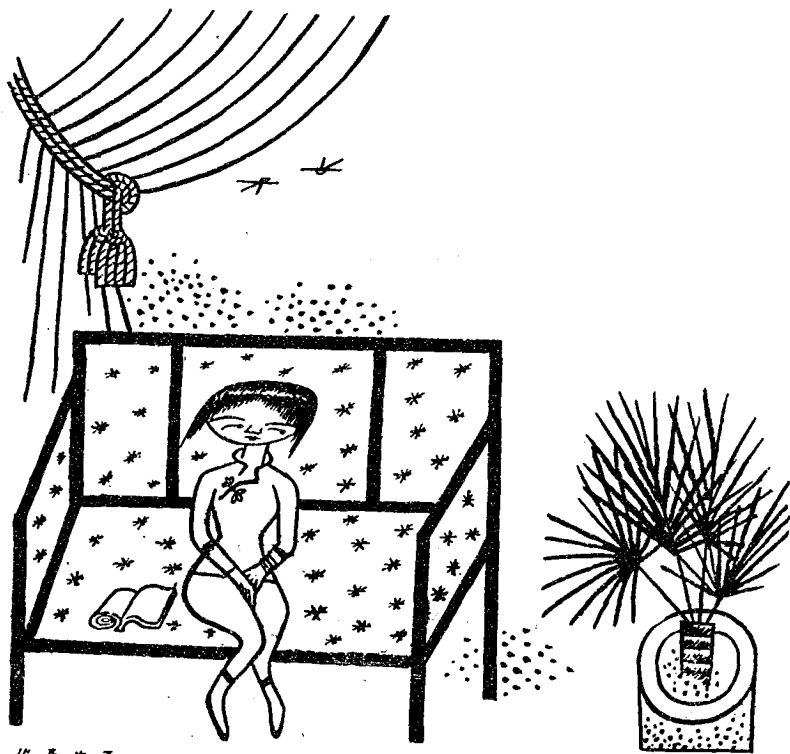
小大姐，靠河邊，又賣燒餅又賣烟；
下了三天濛濛雨，爛了燒餅霉了烟，
姐兒喊得苦連天。

小大姐，靠河邊，又賣燒酒又賣煙；
有錢哥哥喝杯酒，沒錢哥哥吸袋煙。

五更鷄啼天亮哉，姐關房門勿肯開；
梳粧檯上拔出羊毛筆，要郎寫定幾時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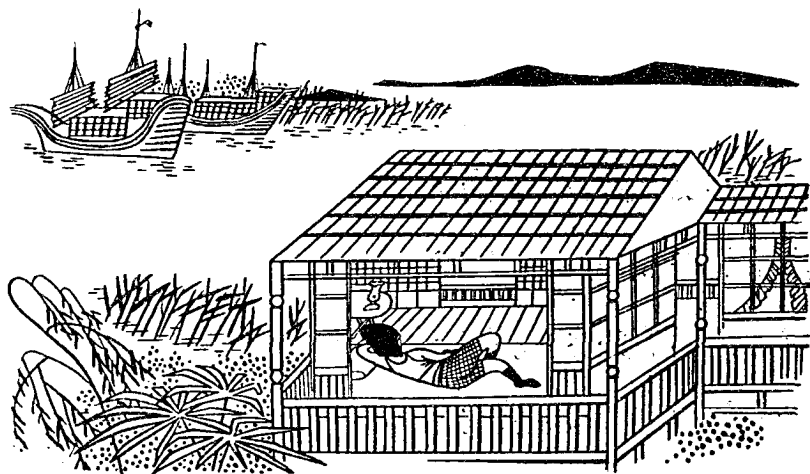
春二三月風暖和，百鳥啣柴修舊窠；
奴奴有窠無鳥宿，情哥有鳥却無窠。



昨夜臂兒郎枕久，今朝覺着臂兒酸；
只要郎能夜夜來，縱然酸煞奴情願。



送郎八月到揚州，長夜孤眠在畫樓；
女子拆開不成好，秋心合看却成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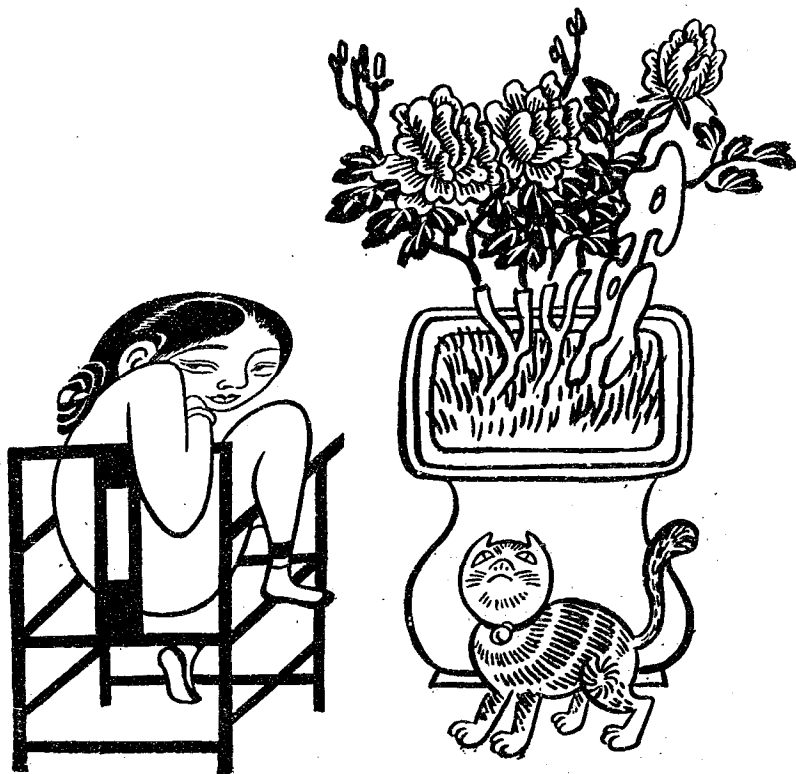


脚踏板凳手爬牆，
兩眼睜睜望情郎；
昨日爲郎挨個打，
情願挨打不丟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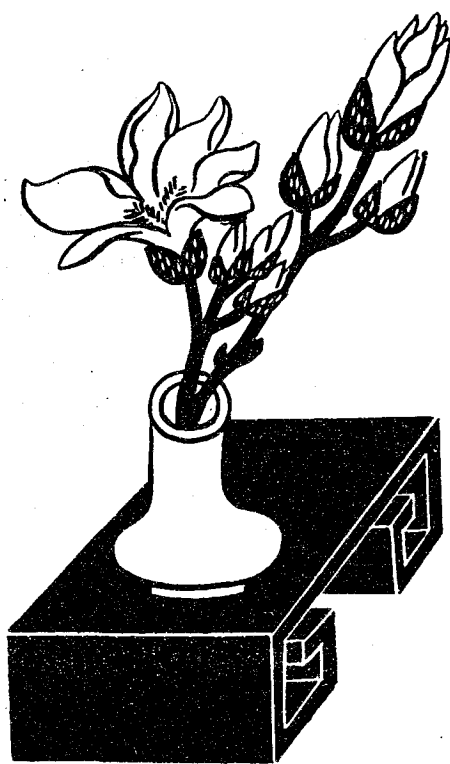
小小蜜蜂翅膀黃，一氣飛到妹胸膛；
向妹心口咬一口，問妹想郎不想郎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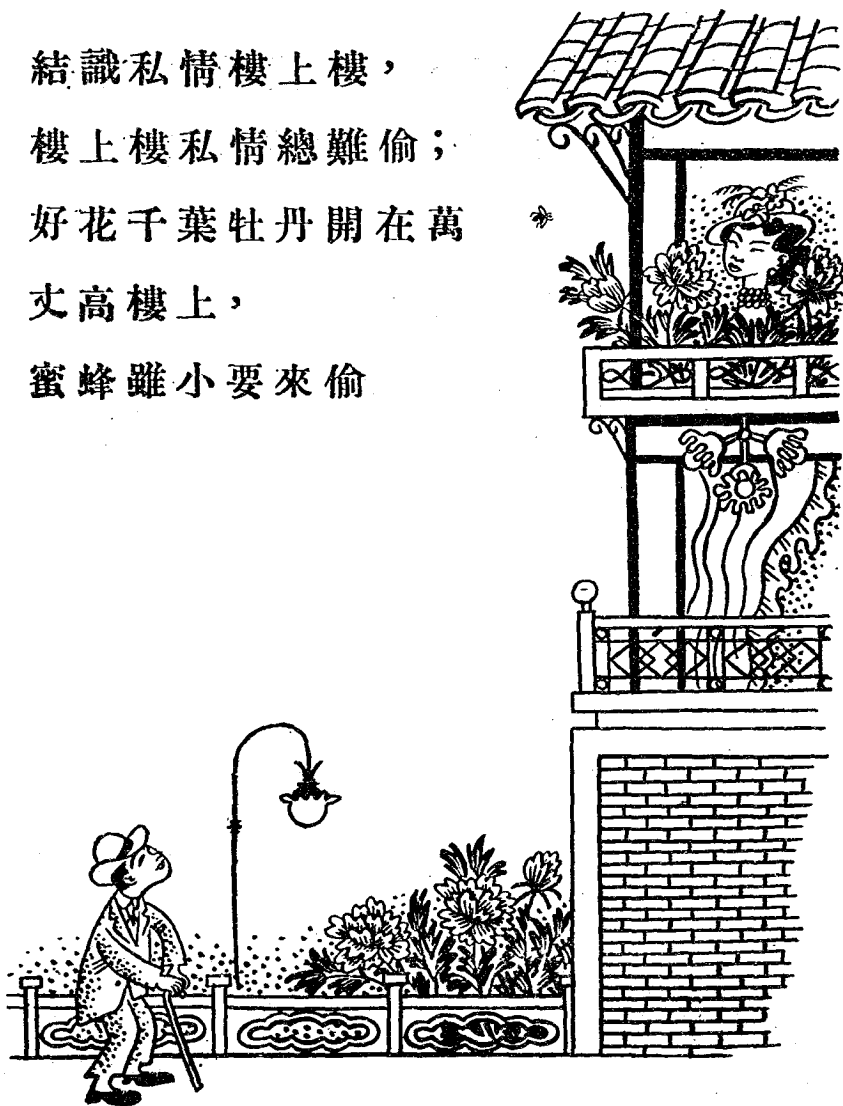
郎君出門早早回，日出走來日入息；
路上殘花莫要採，家中牡丹正在開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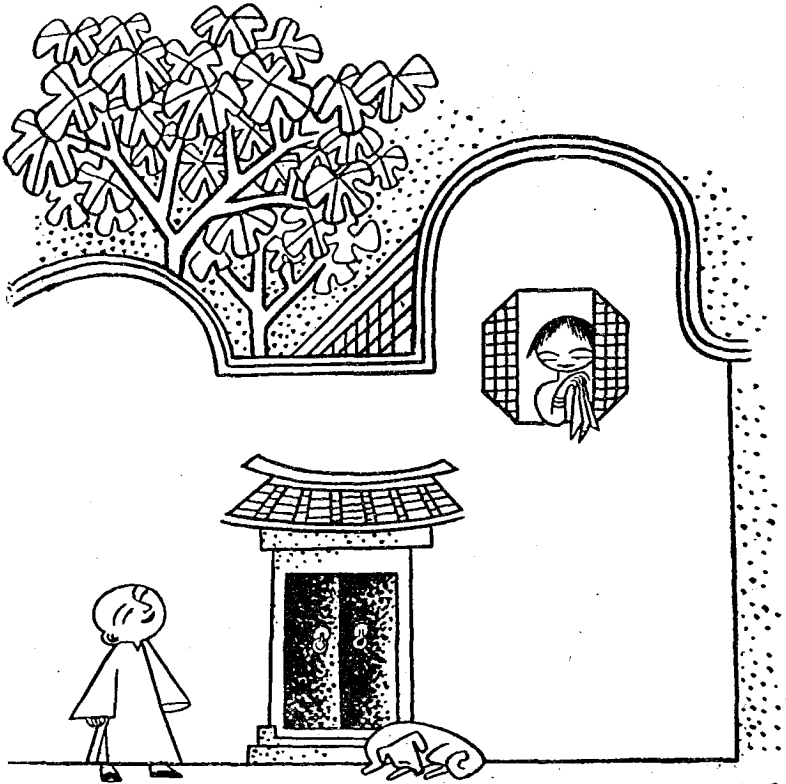
大的年紀十六七，小的還祇十二三；
一家兩個如花女，要想下手難又難。



結識私情樓上樓，
樓上樓私情總難偷；
好花千葉牡丹開在萬
丈高樓上，
蜜蜂雖小要來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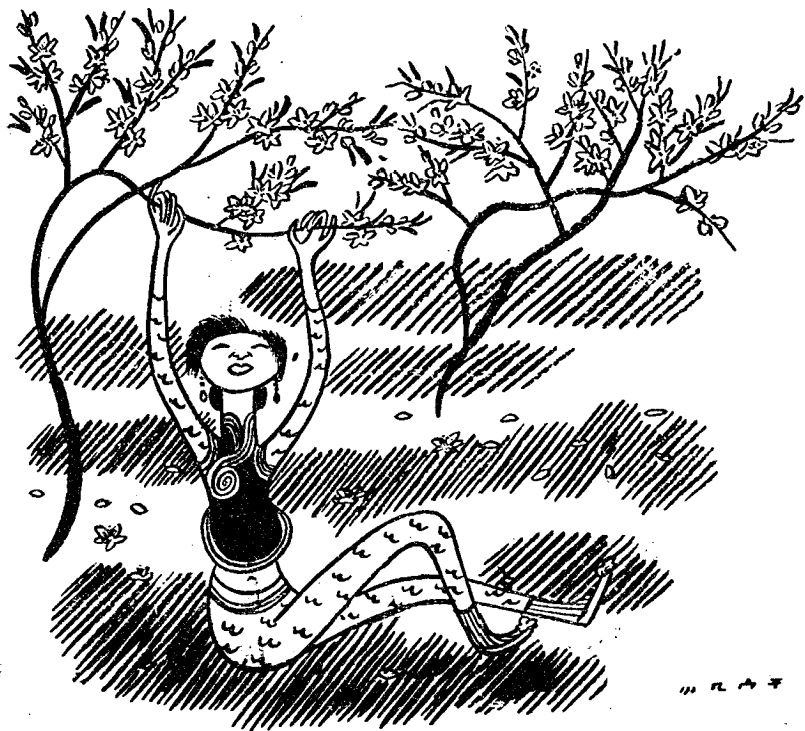
高山有好花，平地有好水，
人家有好女，無錢莫想他。



玫瑰花開紅又香，情哥與姐立在花中央；
千萬朵鮮花郎不聞，要在姐兒臉上香個香



看看桃花重又開，忽然想起情郎來；
自從那年兩分開，小腰圍還不曾給人
抱過來



山歌越唱越好聽，詩書越讀越聰明；
整甕頭大酒越陳越好吃，私情路越走
越恩情。



日裏田中插黃秧，郎插前行妹後行；
夜半無有黃秧插，插上情妹象牙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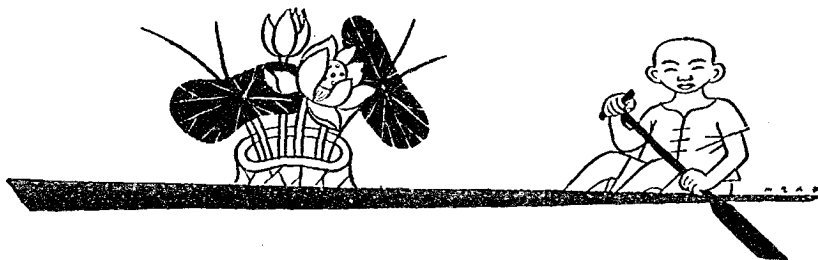
恣子浴來去乘涼，搬張板櫬在南場；
雙手推郎上肩坐，姐兒扇風郎也涼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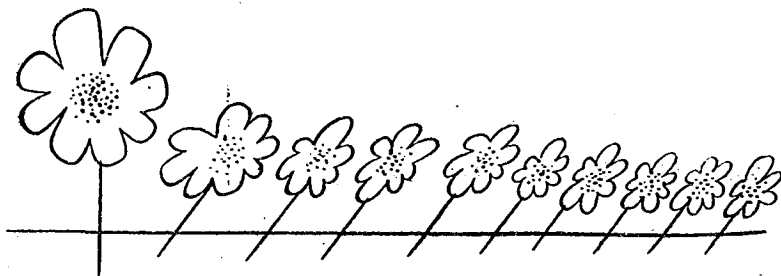
清早起來把門開，一陣狂風擾起來，
頭上青絲風裏亂，八幅羅裙兩揭開，
狂風調戲女乖乖。



荷花含蕊六月裏開，青荷葉上水生苔；
小奴奴看採蓮船上阿哥唱出私情事，
歇涼亭下望郎來。



十個姣娘九個花，武則天皇后也貪花
盤古到今就有個樣事，十朵鮮花九朵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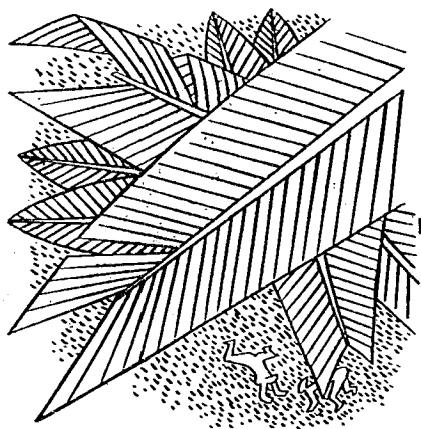
細妹送條花手巾，
早晨洗面夜洗身；
手巾裏面七個字，
見妹不着見手巾。



六月裏炎天似火燒，
將軍馬上懶拖刀；
風流娘子撐涼傘，
苦煞情哥種田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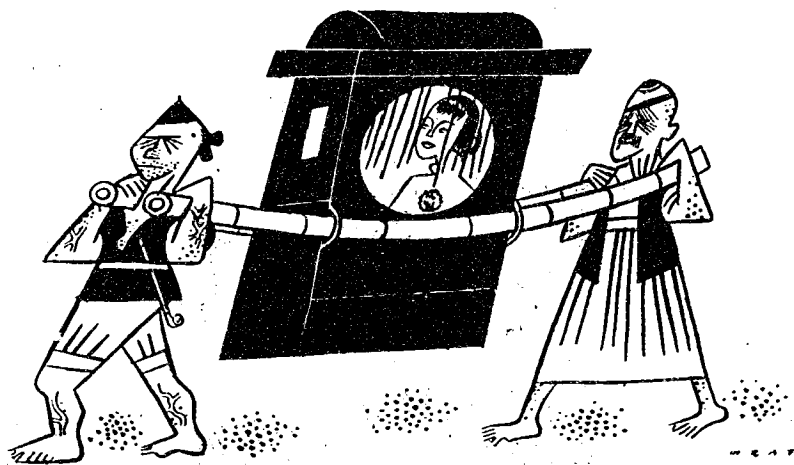
蟋蟀何須叫不停，
比奴強過兩三分；
奴是孤單還獨宿，
你得雙雙守枝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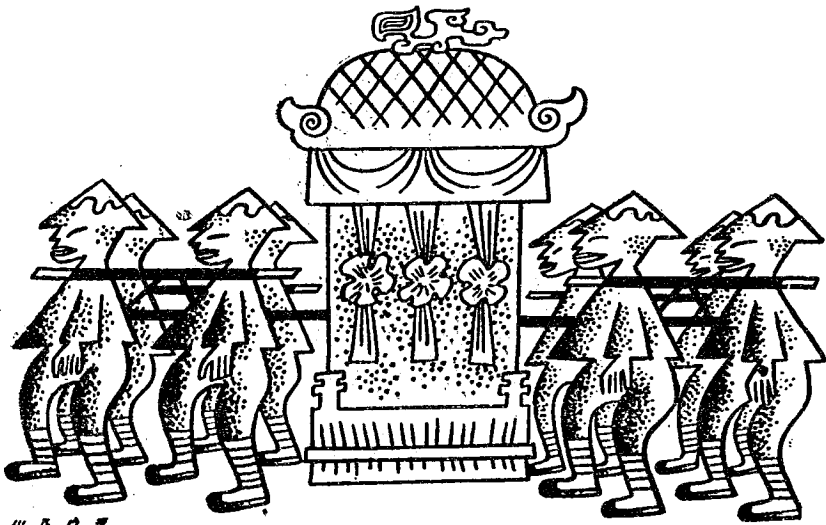
姐在窗前繡海棠，
郎勒園裏打彈弓；
上頭要打天上一隻
開口鳥，
下頭要打紅粉缸裏
一隻玉芙蓉。



烏油小轎兩肩扶，一抹輕紗有若無；
裏面看人原了了，不知人看可模糊？



臘月八，日子好，許多姑娘做大嫂，
嘴裏哭，心裏笑，屁股底下又坐大花轎。



頭戴一枝花，身背小娃娃，
手中拿扇子，必定回娘家；
丈夫不成器，還是出去紡綿紗



眼看四面無別人，
一頭含笑問郎君；
起始發覺奴有意，
不料情哥也有心。



奴是大戶人家女，爲何嫁與放牛郎；
好花落在陰溝裏，怨天怨地怨爺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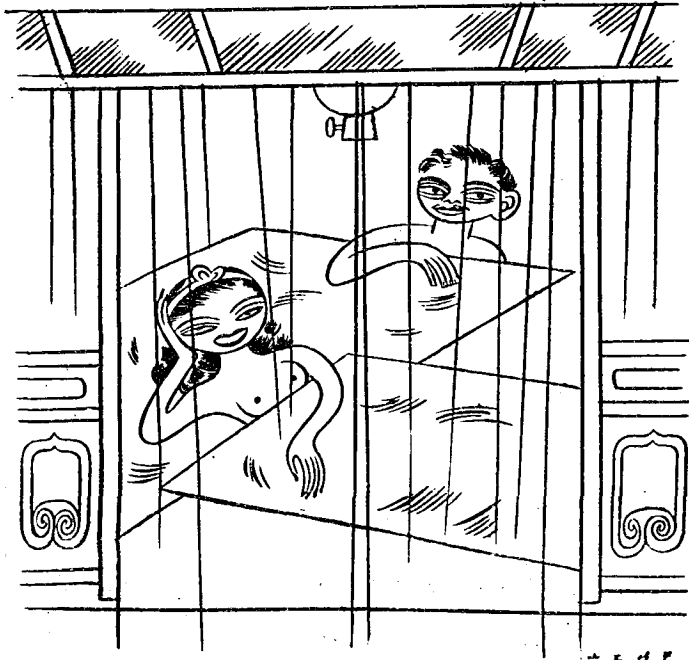
這個世界要有錢，八十公公有人戀；
有錢不怕八十歲，沒錢最怕兩同年。



豆花開遍竹籬笆，蝴蝶翩翩到我家；
妹似豆花哥是蝶，花原戀蝶蝶戀花。



小小燈籠圓囡囡，掛在官姐床裏頭；
姐叫小郎吹燈睡，不是奴家捨不得油，
點着明燈奴害羞。



日落西山一點黃，
小姐妮搨棒趕黃狼；
黃狼腳小會偷鷄，
小姐妮腳小會偷郎



討人懶是老雄鷄，
才到天明不住啼；
催起情郎往外走，
教奴枕上受孤悽。

